

刘心武

长篇小说系列

钟鼓楼
风过耳
四牌楼
栖凤楼

刘心武续红楼梦

(修订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刘心武

长篇小说系列

(修订版)

刘心武续红楼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心武续红楼梦/刘心武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刘心武长篇小说系列)

ISBN 978-7-02-010251-8

I. ①刘… II. ①刘…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8814号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装帧设计 柳泉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刷 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307千字

开本 680毫米×960毫米 1/16

印张 23.75 插页2

印数 1—10000

版次 2014年7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02-010251-8

定价 4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刘心武续〈红楼梦〉》说明

[1]

清朝已有不少《红楼梦》续书出现,但大都是从通行本的一百二十回往后去续,有的从通行本中林黛玉死后续。当代有几种从八十回后去续的,各有特点,但多是作者的自由发挥。本续书则是通过对前八十回的文本细读,以及探佚研究,力图恢复曹雪芹后二十八回原意的一次尝试。

[2]

此书续写前提是:

认为《红楼梦》乃曹雪芹撰、脂砚斋评;

认为曹雪芹是大体写完了《红楼梦》全书的,全书书稿仅差个别部件未齐,只是还没有来得及统稿、剔除某些前后不对榫的毛刺;

认为曹雪芹全书为一百零八回;

认为传世的前八十回大体为曹雪芹原笔;认为传世的手抄古本大体可信,前八十回文字应以汇校各传世古本为据;

认为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红楼梦》后四十回断非曹雪芹原文；

认为程伟元、高鹗合作以活字排印方式推出的流传至今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使得曹雪芹的前八十回获得推广流布，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他们对前八十回手抄古本的改动，留下遗憾；而后四十回基本上违背了曹雪芹的原笔原意；

认为曹雪芹所撰的全本《红楼梦》是曾经在小范围流传过的，曹雪芹的同时代人里是有人读到过全本并留下痕迹的；

认为那种指称曹雪芹自己不愿意将八十回后文稿存世加以销毁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从脂砚斋批语可知，曹雪芹和脂砚斋对八十回后书稿是非常珍惜的，对于“借阅者迷失”是痛心疾首的；

认为尽管曹雪芹书稿的后二十八回至今未能找到，却是可以通过探佚加以钩沉的；传世的前八十回里“草蛇灰线、伏延千里”，传世脂评里对后二十八回内容的诸多透露和逗漏，以及其他一些资料，均是探佚的资源；

认为可以在探佚成果的基础上，试以曹雪芹的思路、思想、风格来续写八十回后的二十八回。

以上续写前提，详细论证请见拙著《红楼望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1—4部）、《〈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

[3]

本人续写红楼梦，蓄谋已久。从1990年开始发表第一篇涉及《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以来，历经二十年，除致力于从秦可卿入手，探索《红楼梦》文本之谜，发表出版大量谈红文字外，自2005年至2010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陆续录制播出六十一集关于《红楼梦》的系列节目，并用当代语体文撰写出《秦可卿之死》《贾元

春之死》《妙玉之死》三个中篇小说,以体现当时的思路。这些都是对续写后二十八回的练兵。现在续出的后二十八回,保留了以上练兵中形成的精华,同时又放弃了不少原有的构想,仅回目而言,续成本与《〈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所列就有若干重要的改动与调整。二十年辛苦不寻常,了此心愿,乃我一生中的大快乐。

[4]

本续书为了使其阅读感觉尽量接近曹(雪芹)体,与前八十回文本相匹配,有的字、词、句遵前八十回文本之例,不取现代汉语写法,亦不尽遵照现代汉语语法规定,如无“她”“哪”等上世纪白话运动后方兴起流行的写法,对无生命事物的代指不用“它”,“需”“须”多取“须”的写法,“做”“作”取“作”的写法,“很”“狠”有时取“狠”的写法,现代汉语语法对“的、地、得”的使用规范亦不取从,“的”“地”多取“的”的写法,等等,兹不赘举,读者读时可类推领悟。

003

[5]

本续书涉及前八十回的文字,皆以古抄本为据,古抄本有异文,则根据自己理解选择,大多数情况下认同周汝昌先生根据多个古抄本形成的汇校本里的取舍,如“拢翠庵”“栊翠庵”两种写法里取“拢翠庵”,“一载付黄粱”“一载付黄梁”两种写法里取“黄梁”,等等;我与周先生亦有分驰处,如他认为第三十回里的“靛儿”应作“靛儿”,宝玉的丫头“碧痕”应是“碧浪”,我仍取“靛儿”“碧痕”,等等。请读者万勿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一百二十回读本来“校正”本续书,本人认为那个本子问题不

少,如其中将“腊油冻佛手”径改为“蜡油冻佛手”,大错!“腊油冻”系珍贵石料,蜡制品岂可与之混淆?(古本中有的写成“腊”的异体字“臙”,可见绝不是“蜡”。)其他种种分歧处,盼读者注意。

[6]

本续书是一个此时代此地的产品,故在文字排印上,除非特别需要,一律采取简化字,并按当代此地规范使用新式标点。使用简化字,亦带来某些对曹雪芹原文本的损伤,如书中贾蘭,简化后印成贾兰,曹雪芹在书中对贾氏宗族的辈分设计十分精密,“代”字辈下面是“文”字辈,再下面是“玉”字辈,再下面则是“草字头”辈,贾蘭与贾蓉、贾蔷、贾芸、贾芹等一辈,将“蘭”简化为“兰”,完全看不出贾蘭在宗族中的辈分了;如今年轻一代多是独生子女,家长取名也多无所谓“排行”,但读《红楼梦》,本应通过其文本了解我们中华宗族文化(如何评价扬弃是另一回事),将贾蘭简化为贾兰,是个遗憾,考虑到一般读者已经习惯这种印法,姑仍因之;好在简化字带来的遗憾不算太多,为照顾一般读者阅读方便,尽量采用简化字排印,我以为还是可以接受的。

[7]

鄙人是一个当代生命存在,虽然竭力去进入二百多年前曹雪芹的思路、思想与文体,不可避免仍会渗透进当代此地此人的思路、思想与文体习惯,盼读者鉴之。

目 录

《刘心武续〈红楼梦〉》说明	001
第八十一回 中山狼吞噬薄命女 河东狮吼断无运魂	001
第八十二回 睿探春安民止谣逐 达宝玉婚礼赠麒麟	012
第八十三回 史太君失语难瞑目 金鸳鸯守志宁玉碎	024
第八十四回 倪二哥庙会遇知音 冷三爷村肆警旧雨	036
第八十五回 玻璃大围屏酿和番 腊油冻佛手埋奇祸	046
第八十六回 暖画破碎藕榭改妆 冷月荡漾绛珠归天	058
第八十七回 司棋殉情殃及池鱼 椿龄抗旨远走双飞	072
第八十八回 勉为其难二宝成婚 准折坎坷枕霞吹笛	085
第八十九回 薛宝钗借词含讽谏 王熙凤知命强英雄	097
第九十回 忠顺王奉旨逞威风 静麝月好歹避微嫌	108
第九十一回 蒋玉菡偏虎头蛇尾 花袭人确有始有终	121
第九十二回 霁宝玉晨往五台山 雪宝钗夜成十独吟	135
第九十三回 甄士隐默退贾雨村 甄宝玉送回贾宝玉	148
第九十四回 蘅芜君化蝶遗冷香 枕霞友望川留余憾	160
第九十五回 卫若兰射圃惜麒麟 柳湘莲拾画会婵娟	171
第九十六回 潢海铁网山虎兕搏 樵林智通寺香魂断	182

第九十七回	宁国府旧账成首罪	荣国府新咎遭彻抄	193
第九十八回	憨宝玉拘入狴犴门	顽贾环收进养生堂	204
第九十九回	妙玉守庵从容镇定	凤姐扫雪痛心疾首	215
第一百回	狱神庙茜雪慰情痴	锦香院云儿护巧姐	228
第一百零一回	刘姥姥报恩如涌泉	芸哥哥仗义勇为探庵	242
第一百零二回	傅秋芳妙计赚令牌	红衣女巧言阻金荣	253
第一百零三回	靛儿弃前嫌护灵柩	卍儿释新怨守绝密	268
第一百零四回	哭向金陵凤姐命断	泪别祖茔宝玉自首	281
第一百零五回	瓜州渡口妙玉现身	金山寺下悍王殒命	293
第一百零六回	麒麟邂逅中秋联诗	骁骑相撞寒露喋血	308
第一百零七回	饥怡红寒冬噎酸齏	寒枕霞雪夜围破毡	322
第一百零八回	神瑛顿悟悬崖撒手	石头归山情榜俨然	335
【附录】	我续《红楼梦》		355

第八十一回 中山狼吞噬薄命女 河东狮吼断无运魂

话说迎春归孙府后，宝玉悒郁不乐。正歪在榻上，忽听袭人报：“平姐姐来了。”平儿走进来道：“院里海棠枯了半边，蕉下鹤翎也没收拾。”袭人叹道：“小红坠儿的缺没补，倒又走了三个。如今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比以往更忙乱，不周全处偏更多。”又见麝月拿着东西从那边屋过来，定睛一打谅，是雀金裘。麝月道：“平姐姐坐。我把他晾到后院去。今日秋阳正旺。眼看过些时又该穿了。”宝玉只觉心口疼，把身子一偏道：“我再不穿他。”袭人劝：“去舅舅那边，习惯穿他的。”宝玉道：“舅舅九省都检点免了。舅舅舅母怕也再没兴致大开筵宴。就是去请安，家常衣服就好。”麝月往后院去，袭人这才问：“什么事巴巴的跑来？”平儿道：“竟是从老太太那里过来。鸳鸯姐姐让我把话捎给宝二爷。”宝玉心知，自从大老爷大太太行出尴尬事后，鸳鸯再不跟自己说话，也再不到怡红院来，人虽不来，话不直达，却还托付平儿来传递，可见心里还跟从前无大差别。袭人问：“究竟是什么话？”平儿道：“是老太太的话。老太太说，晴雯冤枉了，可惜了。”宝玉从榻上跳下来，直望着平儿，心头一暖。袭人边收拾东西边问：“老太太说这话，太太在么？”平儿道：“怎么不在？鸳鸯告诉我，这是第二回发话了。老太太就知道，宝二爷这些天失魂落魄的，大半是为了晴雯。”

袭人道：“太太是一时生气。原没想到有这样结果。”平儿道：“老太太嘱咐，宝玉这些天就是静养，晨昏定省随他，只是你们要好生伺候。”宝玉道：“几天没去老太太那里请安了。今晚一定要去。林妹妹这几天可曾去过？”平儿道：“怕也没去。听说近来吃过丸药后常心跳发热。老太太也嘱咐不用让他拘礼。”袭人道：“丸药不都是咱们官中药房自配的么？原比那些市卖的高明，怎么吃了倒不好？我们二爷常备的香雪润津丹，也都是菖、菱二位本家爷配的，从来都好啊！”

麝月从后院回来，春燕递上沏好的茶，麝月亲捧给平儿，平儿这才坐下喝茶。平儿想劝慰宝玉几句，却不知从何说起。袭人想多打听些老太太那边的动静，却也不知从何问起。宝玉只坐在一旁体味贾母那话。一时屋子里只有自鸣钟摆动的声响。倒是麝月没心事，说起在园子里遇见官媒婆朱大娘了。平儿道：“这回敢是替南安郡王家求三姑娘来了。”宝玉嘻了一声道：“真是人去园空了！宝姐姐搬出去，香菱再见不到，不必说了。司棋先一步，二姐姐带着绣橘他们四个也走了。四妹妹人没走心先离了，那日我想去看看他的画，没进屋就让彩屏拦住了，说他再不画了，何况老太太也没催问的心思，连画具都收了。”平儿道：“珍大奶奶带走了入画，自那以后四姑娘不见东府人。珍大爷珍大奶奶那边送来东西，都由我递过去，也不敢说是那边送的，只说是我们二奶奶给的，四姑娘也只淡淡的让彩屏接过，一个人只对着香炉的烟出神。”宝玉道：“只剩林妹妹三妹妹还可说说话。没想到三妹妹如今也要出阁了。女儿们怎么就必得出嫁呢？”平儿袭人麝月都笑，平儿道：“男子成人后怎么就必得娶亲呢？难道你是一辈子不娶的？”袭人忙给平儿使眼色，又道：“记得去年咱们在这里给你庆生，三姑娘抽的那花签么？都说咱们家又要出个王妃，当时你也一起举杯庆贺。三姑娘‘日边红杏倚云栽’，大喜的事啊！”麝月因问：“三姑娘的姻缘，如今上下都知道，是老太太跟南安老太妃的

老谋深算，可二姑娘嫁到孙家，怎么个缘由呢？”

平儿道：“少不得跟你们细说端详。其实原本我们老爷跟孙绍祖来往并不密切。夏天时候，忠顺王府到清虚观打醮。那忠顺王有个宠妾很不安分，借那机会，溜出观外，在鼓楼西大街游逛。偏那天孙绍祖也去游逛，遇上了。姓孙的就调戏人家。谁知那宠妾本是仇都尉最小的妹子，跟随他的，是仇家带过去的。仇都尉那天正赶去清虚观给忠顺王送礼，听他妹子的丫头跑来告诉这事，怒发冲冠，立刻派儿子跑去解围，自然想当场逮住调戏他妹子的歹徒。那孙绍祖原以为所调戏的不过是平常的良家妇女，得知是惹到了仇都尉和忠顺王，岂不是往狮子嘴里伸头么，慌忙缩脖，可往那里就便躲避啊？急切里就近跑到了大老爷家。他倒是说实话，跪在大老爷膝下，只求庇护一时。大老爷那里答应？他就开出一纸欠条，说是若帮他躲过这一劫，情愿奉银五千两。果然就有人叩门，正是仇都尉儿子，称冒昧造访，手下有人看见了，那调戏他姑妈的歹徒进了这个门。大老爷倒很镇定。当时坐在花园亭子里，跟孙绍祖面对面走围棋。孙绍祖换了衣衫，帽子也变了样。那呈报仇都尉的下人反慌了神，说是看花了眼。仇都尉儿子扇那下人几嘴巴，跟大老爷道扰。大老爷反说若是我家出了这样事，怕也难免破门探究；又说那边还有个黑油大门的宅子，或许走入那家也未可知。就这么样，孙绍祖算是把他家祖上攀附贾家的那根线，又接续上了。过几天果然送给大老爷五千两银子。一来二去的，不知大老爷怎么想的，就把二姑娘给了那孙绍祖。”宝玉听了道：“那仇都尉儿子比不得赵简子，可大老爷也真有点像东郭先生了。孙绍祖怎么跟二姐姐说，是大老爷使了他五千两银子，才把他抵账似的送过去的？又成日家打打骂骂，摧残得二姐姐这次回来，人都脱了形，一听见稍大点的响动，就抖得跟秋叶一样。”袭人劝解道：“只是一时的苦恼吧。日子长了，脾气顺了，怕就好了。”宝玉只是垂头悲戚。

晚上,贾母那里比前几日人多。宝玉、黛玉都来了。薛姨妈也带着宝钗、宝琴来了。人虽不少,却无欢笑。宝玉心情不好。黛玉身子难受。薛姨妈因媳妇不雅之事众人皆知,脸上无光。宝钗一味端庄。宝琴因母亲痰症去世,哥哥薛蝌带他发送完灵柩刚回来,梅家迎娶日子再往后延,自是没有以往活泼。本来探春尚可承欢,只是南安老太妃已让官媒拿来郡王世子庚帖,王夫人这边也将探春庚帖换了过去,虽尚未跟探春本人说明,阖府皆知,探春少不得自行收敛了女儿烂漫。李纨、惜春皆告病假缺席,纵来了也添不上喜气。凤姐强打精神,逗贾母开心。因琥珀正跟收拾餐具的管事婆子交代明儿菜谱,原是琥珀有些个伤风,出音不准,凤姐就故意大惊小怪起来,跟众人说:“琥珀今天真真吓了我一跳!”鸳鸯道:“只有我敢吓你,别人谁敢?”贾母因问:“谁吓谁呢?”凤姐就比比划划的说:“刚才琥珀跟大厨房交代,说明儿晚上老祖宗想吃剑池。可不吓了我一跳!想来老祖宗是想念金陵姑苏虎丘山了,那虎丘塔下面,有个剑池,原是吴王夫差蘸泉水磨利剑的地方。大家想想,纵使府里官中有本事把那姑苏剑池连夜搬过来,纵使大厨房能有海大的锅把那剑池蒸熟了端到这儿来,老祖宗可有多大的嘴巴、多厉害的牙口、多大的弥勒佛肚皮,把那美味吃进去?”说得大家忍不住笑起来。琥珀高声喊冤:“何曾说要吃剑池?我交代的是芥菜!南边又叫盖菜。”贾母知是凤姐又来斑衣戏彩,笑道:“我倒吃得动剑池,只怕你猴儿吞了那夫差剑,再动弹不得半步!”有的丫头还笑,王夫人只觉得不吉利,忙道:“时候不早了,老太太早些安歇要紧。”大家方散去。

且说迎春回到孙宅,更无法安生。那孙绍祖从衙门回来,除了吃喝,就是交媾。迎春从娘家带来的书籍,全被他扔去厨房烧火,只剩得一册《太上感应篇》还藏在衣箱里,又怕拿出来看时被丈夫觑见,一把抢去撕碎,唯有独处时默诵几句。那日孙绍祖回来,见迎春脖颈上套着个自己用花针穿的茉莉花链,一把扯去掷到地上,

还用靴子狠狠蹶踩，骂道：“就是拿你累金凤八宝钏那些个陪嫁去当了，也还剩得有几串过得去的珍珠链子，偏装出这穷酸刁样刺谁的眼？”说着一巴掌扇过去，直把迎春劈倒在地。绣橘过去扶迎春，孙绍祖一把拉过他去，说什么“去他的，咱俩红罗帐里且逍遥！”绣橘稍有抗拒，也一巴掌掴去。孙绍祖只会皮肤滥淫，逼迫绣橘等丫头大衣服里头一律免去小衣，把绣橘抱到床上，见小衣未免，又发雷霆。那跟着迎春过来的莲花儿，偏去谄媚主子，跑过去俯就说：“我可什么都是现成的！”孙绍祖就搂过去滚成一团。绣橘忙过去扶起迎春，躲到侧室，两人抖作一处。迎春晕厥过去，绣橘掐他人中。迎春醒过来，望望绣橘，声若游丝道：“真真不想活了……”绣橘不劝。

且说那仇都尉儿子，曾被冯紫英痛打过。冯家与贾家交好，仇家自然不忿。那天仇都尉儿子闯进贾赦宅子，未寻到调戏他姑妈的人，更加有气。回家后报知父亲，道贾赦介绍那跟他对棋的乃指挥孙爷，一早就去的。仇都尉后来几经打探，知那指挥孙绍祖最是寡廉鲜耻，又听娶了贾赦女儿为妻，便让儿子与其交往。仇都尉一伙早想扳倒贾赦，意在通过孙绍祖获取贾赦动静，并以助其升职为饵，唆其伙同他们参倒贾赦。那孙绍祖原还有所顾忌，后心想只要再不与仇都尉小妹子照面，应可无虞。仇都尉儿子供其声色之欲，又频传其即将提升之信，那孙绍祖志得意满。仇都尉等拿住贾赦私通平安州把柄，孙绍祖与大舅子贾琏闲聊时，绝口不提平安州节度，只说自己曾派外差去过平安州，引贾琏一起怨那边饮食难咽，就套出了贾琏曾赴平安州的日期，如此一来仇都尉等参奏贾赦更加有据。那仇都尉等灌足孙绍祖迷魂汤，道他大义灭亲，圣上必悦，闹不好褫夺那贾赦的将军之职，顺便就赏了他，因同时还欲参倒神武将军冯唐，则取代那冯唐当上神武将军岂不也妙？孙绍祖听了，恍惚中竟觉得已是将军之身，直脖挺胸好不神气。

又一日，孙绍祖醉醺醺回来，想是外面欢媾过了，到床边倒头便睡，鼾如雷响。迎春和绣橘费老大力气，才将孙绍祖大衣服褪下。从那大衣服里，掉出一个折子，迎春且将那折子搁到桌上，本不想看，那烛光却分明照出了折子上父亲贾赦的名字。迎春一惊，这才打开浏览。原来是一个参贾赦的奏本。领衔参本的是仇都尉，接下还有几位，最后竟是孙绍祖的签名。所揭之事，是贾赦指派儿子贾琏到平安州结交节度使，图谋不轨等。迎春心乱如麻，软绵绵跌坐在椅子上。迎春虽从不问闺房外头的事，但有几桩原来还是清楚的，就是仇都尉素与贾家两府不睦，孙家论起来却跟贾家是关联的，且仇、孙二家本也有隙，却为何丈夫现在竟要依附仇家等构陷岳丈？既然丈夫对贾家已然如此无情，自己在这孙家又焉能再有立锥之地？绣橘怕迎春又要泪落如散珠，忙过去递上手帕，谁知迎春这回只是发愣，眼里并无泪水，只发冷光。

绣橘把迎春扶到侧室榻上，劝他早些歇息。迎春也嘱绣橘早些安歇。待绣橘走后，迎春款款站起，到箱子里取出《太上感应篇》，走至屋外，将那册子丢到池塘里。回到屋里，又找出常用的那根象牙花针，把他别到胸前衣服上。又从箱子里找出一条长长的绦带，握在手里，走出屋，来到游廊里。那游廊并无彩绘装饰，模仿江南园林里的造法，全用黄杨木素构。他早些天其实已选好地方。游廊前端，与穿堂门衔接处的台阶，离游廊下方的栏板很近，他容易攀上去，站到栏板上后，他将绦带往上丢，丢到第三回，那绦带绕过了游廊内顶里的黄杨梁木，他就将那绦带结了个活套，将自己头颅伸了进去。种种往事，萃聚心头。总算活过，享得些清福。刻下无可眷念。他将双脚拼力往栏板外一蹬……荡悠悠，三魂出窍。

几日后，宝玉独自在园里闲步，只见周瑞家的指挥几个婆子，从紫菱洲屋子里往外搬家具，又往门上贴封条。自那回在园子里遇上周瑞家的押着司棋往外撵，宝玉总见不得这个妇人，不肯理

他,眼前景象,却又难咽气转身,免不得还是发问:“二姐姐过些日子还要回来暂住一时,怎么全给腾空?”那周瑞家的心知上回得罪宝玉匪浅,这会断不能再说什么二爷回去读书等话,忙满脸堆笑,软言软语诓宝玉道:“是要以新换旧呢。”宝玉不信:“那又何必贴封条?”周瑞家的含糊应对:“都是按太太和二奶奶吩咐。自有道理的。风凉,二爷走走就回吧。”宝玉只望着迎春紫菱洲旧居发愣。周瑞家带着众婆子一径去了。

那时王夫人叮嘱周瑞家的等,迎春死讯,要严瞒两个人,一个是老太太,一个是宝玉。贾政闻讯后滚下几滴热泪。虽是侄女,从小到膝下过活,与亲女无异。按贾政想法,对孙家还须追究。贾赦却道:“谁有还魂妙法?这是命数,无奈!”孙绍祖附名参他的奏本还没上报,贾赦背后有刀还懵然不觉。邢夫人更由着孙家将迎春后事草草打发。王夫人心烦意乱,薛姨妈自那晚来与贾母请安后再未露面,也只有亲姊妹间方可诉苦道恼,虽未必于事有补,总比心头白堵着东西为好。因指派周瑞家的去薛姨妈处一趟,将其邀来一叙。

周瑞家的到得薛姨妈那边,刚进院门,就听到那边传来夏金桂号哭吵闹声。小丫头引进这边屋,薛姨妈和薛宝钗在那里对坐叹息。周瑞家的请安毕,说明来意。薛姨妈叹道:“何尝不想过去,只是你也听见了,我这边的日子跟滚钉板无异,闹得我浑身血印子,眼泪只好往肚子里流。”宝钗道:“虽是实情,妈妈把话说过了,鸡声鹅斗,只当他市井常情,自己保重要紧。”周瑞家的陪笑:“说的是。姨娘只管宽心,有钉板让那不知礼的滚去。”说起迎春夭亡,薛姨妈和宝钗均禁不住落泪。薛姨妈道:“怎么的咱们这几家就开始死年轻的了?实告诉你吧,我们这边的秋菱也快要不行了!”周瑞家的问:“秋菱是谁?”薛姨妈告诉他:“就是香菱。自从我这媳妇进了门,他就把香菱改叫秋菱,任谁还叫香菱,他听见了必大吵大闹,说他明媒正娶的,竟连给侍妾取个

顺嘴的名儿也不能,想必是这个人按先来后到排秩序,他爹他妈真是瞎了眼,把他推到这个火坑里,他只好干瞪眼看着把香菱扶了正,把他轰到厨房里去淘米烧火。”周瑞家的摇头:“这是怎么说的?忒胡戾了!”

说着薛宝琴从那边过来,满面愁云。薛姨妈道:“周姐姐不是外人。你有苦恼只管讲。”宝琴就说:“我哥哥还想来见伯妈。哥哥说,还是带着我住到别处吧。堂嫂整日这么吵闹,原由里,也是嗔着我们兄妹不顺他心。我不用说他嫌多余。哥哥呢,他见缝插针,见隙泼水,你们也是知道的,常有撩拨、挑逗。不说我哥哥难堪其扰,有一天倘若堂哥起了疑心,往下可怎么相处?”薛姨妈道:“这里毕竟还是我当家。你们父母双亡,住到这里名正言顺。本想梅翰林家把你娶过去,蝌儿就买所房子迎娶那邢岫烟的。你们兄妹万万不能走,且耐一耐。那边偏院吵闹声大,就搬到我这边后头去住。宝钗他姨娘特让周姐姐来,请咱们过去叙叙,老太太那里也多日没去请安了,你且让小螺给你拾掇拾掇,晚饭后一起过去是正经。”

告辞前,周瑞家的求让看望香菱。宝钗带他过去,一路低声对他说:“你是知道的,我们家现开着药铺,好医生更不难请,只是他这病竟药不能除、医不能治,只怕是挨不过霜降了。原只望能吃进东西,这几天连粥也喝不动。你好歹劝他说出一两样想吃的东西吧。”到门前,小丫头臻儿掀起帘子,宝钗只让周瑞家的进。

周瑞家的走近床前,吃了一惊。吃惊的不只是血干癆的病容,更是让他猛的想起一个人来。周瑞家的头一次见到香菱,是那年薛姨妈一家初到荣国府,住在梨香院的时候,薛姨妈让他把一匣子宫花分送给众小姐和王熙凤,那时候香菱才留头,他细加端详忍不住说:“倒好个模样儿,竟有些像咱们东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东府蓉大奶奶秦可卿死去三年多了,现在的蓉大奶奶是许氏,周瑞家的本已把秦可卿忘在爪哇国了,不承想这回来探视香菱,依旧觉得